

吉

教

範

林

育

本

通

講

俗

演

第
五
十
五
期

22

Date	Description
1870	...
1871	...
1872	...
1873	...
1874	...
1875	...
1876	...
1877	...
1878	...
1879	...
1880	...
1881	...
1882	...
1883	...
1884	...
1885	...
1886	...

吉林通俗教育講演錄本第五十正期目錄

特別類

作事不必言禮行善不必有錢

愛國類

國民應關心內政外交

守法類

解釋出版法

道德類

再說家庭德育

個人道德

說熟

常識類

電氣有陰陽的道理

實業類

髮網

積產千金不如薄技在身

坎拿大戰後的進步

特別類

作事不必當權行善不必有錢

萬選

古人說 一命之士 苟存心於利物 於世必有所濟 又說 隨緣行善 到處方便 可見得濟世救人的事業 人人都有責任 時時都有可以盡責任的機會 必要有了大權 方能作事 發了大財 方能行善 恐怕永遠沒有那一天 因為人類的生存 最要緊的 是互相救濟 各有長處 各有短處 都須拿自己的長處 補助他人的短處 換轉說 自己的短處 亦要借重他人的長處來補助 大家方能生存 爲的是人類的生存 十分複雜 不比鳥獸 鳥獸有翅能飛 有足能走 有牙爪以防患難 有毛革以禦寒暑 生活既極其簡單 維持生活的東西 一身俱備 所以可以自了 人類是大家相依爲命的 誰也離不開誰 憑你是什麼樣的人 都得依靠大家 誰也不能自了 凡是世上的人類 都是如此 不過同種同國的人 關係近一層 同鄉同里的 又近一層 親戚朋友 又近一層 至親骨肉 又近一層 要生在危亡貧弱的國家 更有一層 生死與共的關係

大家安樂 自己自然也安樂 大家都死了 自己一定亦不能獨活 這維持大家的安樂 不專是政府和官吏的事 也不專是英雄和聖賢的事 但是是一個人 便有一分責任 這種責任 便是互相救濟 互相救濟的法子 便是各人本着各人的長處 時時存心濟世 處處隨緣行善 遇危難的人 替他幫句好話 便是行善 不見得一定用錢 我會幹什麼 總要把我應辦的事 辦得周周到到 便是替社會作事 便是替國家作事 人人如此 一國之中 自然無事不舉 不見得一定要當權 不過當權的作事 有錢的行善 更覺着憑藉優 效力大就是了 請看今日的中國 到了什麼地步 你埋怨我 我埋怨你 都說是某人某人弄壞的 好像自己不負責任 其實大家都有錯處 不趕緊回頭 想法子互相救濟 就讓你負責任 到了亡國的那一天 請問你能逃不能逃 到那時你又能把某人某人怎麼樣 一樣的同歸於盡 再說回來 果然大家齊心努力 從此人人存心濟世 人人隨緣行善 你補救一點 我補救一點 萬眾一心 自然立時會好 讓他有幾個壞人 也不妨事 中國要好 只有這點盼望

愛國類

國民應關心內政外交

文 庠

諸位 咱們是那一個國的百姓 我想諸位都知道是中國的百姓 中國現在是叫什麼國 我想諸位都知道是中華民國 在十年以前是什麼國 不是大清帝國嗎 那大清帝國是皇帝一個人管事 無論管的對不對 咱們百姓是不准過問的 那叫作專制國 除了皇帝以外 別人是都靡有過問國家大事的權 在那時候 咱們百姓除了納捐上稅而外 靡有別的事情 現在不是中華民國嗎 這中華民國是百姓大家管事 無論管的是好是壞 享福受罪 全是大家担責任 所以叫作中華民國 就是表明中華國是中華人民大家的國 因此又稱爲共和國 既是共和國 自然這國家的事情 大家都得過問 大家都得擔責任 國家的重大事情 在內裏應當關心的 就是一切治化國家的各種事情 這叫作內政 在外邊應當關心的 就是世界各國跟咱們有交接的各種事情 這叫作外交 內裏的政事 辦的得當 國家必然強盛 人民也就都得着好處 但是要想國裏的政事樣

第 五 十 五 期

樣好 非得一國的人都在政治上留心不可 對外國辦交涉 辦的得勝 國家的地位必然增高 人民到外國去 外國也不敢小看 但是要想對外國辦交涉件件得勝 非得一國的人都在對外國交涉事件盡力不可 咱們中國現在可算是糟羔到了極處啦 說到國家大勢 南北有兩個政府 所行的政事 全是朝令夕改 靡有一准的稿 一國是這樣 一省也是這樣 當官的抱發財主義 除了舞弊婪贓而外 就靡有多少閒工夫辦好事 當議員的也抱發財主義 除了敲詐官吏而外 也靡有多少閒工夫代表民意 就這們一胡弄 可就把頂好的一個國 弄了個亂七糟八 眼看就要跟印度一樣啦 你說可怕不可怕呀 究竟這國家壞到這步田地 不能不說是當官的跟當議員的弄壞的 但可有一件 民主國家的大權 是一般人民執掌之 官吏雖然說不是由人民舉的 確是由人民公舉的總統任用的 總統是受國會監督的 國會是由人民投票舉出的議員們湊成的 咱們當人民在平時要能留心國事 對於舉議員的時候 一定不受運動 必然要舉出能代表民意 能監督政府的人當議員 議員既都是正人君子 他要選舉總統 必

然舉出一位道德學問出衆的總統 總統既是正人 他所用的官吏 也必都是些正人 全國當權的都是正人 國家還有個不強的嗎 古人說 人以類聚 又說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 小人在朝 賢人在野 現在咱中國正是賢人在野的時候 咱們人民要再不自強 仍舊把國家大事丟在腦後 那可就責備不了當官吏當議員的啦 這是怎講呢 因為咱要責備他 他更來責備咱們 他說我們議員不是你們舉的嗎 你們在選舉的時候 不受我們的金錢運動 誰能強逼之你舉我們 當官的更有話回答咱們 他說是我這個官是你們公舉總統給我的 你舉的總統要是正人 我們決定上不了台 哈哈 你說到了臨完了的時候 連一句話都不能說 至於對外辦交涉 更得人民給政府作後援 每逢發生一件交涉 咱們人民都應當調查真象 想出完善辦法 告知辦交涉的人 以增加研究的材料 並且預備最後的辦法 以壯辦交涉的胆氣 咱們人民現在能不能這樣 既是不能這樣 外交失敗 喪失領土主權 能够怨辦事的不力嗎 嚶呀 諸位呀 要想當強國的民 就得關心內政外交 要願意當亡國奴隸 就請光圖私利不問

吉林通俗講演稿範本 愛國類

國事 那一項合式 請諸位子細斟酌斟酌吧



守法類

解釋出版法

紹唐

諸位 什麼叫出版法呢 這出是發出 版是印版 法是法律 這出版法湊到一塊講 就是管理往外發出印版印的東西的法律 凡是往外發印版印刷的東西 都要遵守這種法律

出版法

第一條 用機器 或印版 及其他化學材料 印刷之文書 圖畫 出售或散布者均爲出版

這一條說的是 用鉛印石印的機器 或是各種印版 跟那各種化學材料 (就像謄寫版之類) 印刷出的文字書籍 圖樣畫幅 出賣 或是散放傳布的 這都是出版物件

第二條 出版之關係人如左

- 一 著作人
- 二 發行人
- 三 印刷人

著作人 以著作權者 及有著作權者 爲限

發行人 以販賣文書圖畫爲營業者 爲限 但著作人 及著作權承繼人 得兼充之

印刷人 以代表印刷所者 爲限

這一條說的是 於出版上最有關係的人 就像左邊所開列的

第一是 著書作文或畫圖的人 第二是 發賣分行的人 第三是 印刷書畫的人 這著作人 是拿願作書的 跟有版權的 以這項人爲限制 發行人 是拿發賣分行文書圖畫當營業的 以這項人爲限制 但是著作人 跟有版權的人 可以兼之當發行人 印刷人是拿代爲印刷文書圖畫的印刷所的代表人 以這項人爲限制

第三條 出版之文書圖畫 應將左列各款 記載之

一 著作人之姓名籍貫

二 發行人之姓名住址 及發行之年月日

三 印刷人之姓名住址 及印刷之年月日 其印刷所有名稱者 並其名稱

這一條說的是 出印版所印的文章書籍圖畫 應當把左邊開列的各條款 登記載明

第一是 著作人的姓氏 名字 籍貫 (就是那處的人) 第二是 發行人的姓氏 名字

住在什麼地方 跟由那一年那一日發行 第三是 印刷人的姓氏 名字 住在

什麼地方 跟由那一年那一日印刷 並印刷所的名目字號

第四條 出版之文書圖畫 應於發行或散布前 稟報該管警察官署 並將出版物以一分送該管官署 以一分經由該管官署送內務部備案

官署 或國家他種機關 及地方自治團體機關之出版 應送內務部備案 但其出版關於職權內之記載 或報告者 不在此限

這一條說的是 出版的文書圖畫 應當在發賣或是分散的以前 稟報本管界內的警察官署 並且把新出版的文書圖畫拿二分 一分送警察官署留下存案 下餘那一分是由警察官署轉送內務部備案

要是官署 或國家的另一種公所 跟地方自治的處所出版的文書圖畫 應當送內務部備案 但是他所出版的物品 是關於記載職務權限以裏的事務 或是報告書 象這些出版物 不在稟送備案的界限以裏

第五條 前條之稟報 應由發行人 及著作人聯名行之 但非賣品 得由著作人或發行人一人行之

其不受著作權保護之文書圖畫 得由發行人 申明理由行之 這一條說的是 前一條（就指前邊第四條）的稟報立案 應當由發賣行銷的人跟作書的

人聯合具名稟請 但是不是賣錢的東西 可以由作書的人 或是發散行銷的人 一個人稟請 不用聯名

至於不用受著作權保護 (就是取得版權 別人不准翻印) 的文章書籍圖畫 可以由發賣行銷的人 說明道理情由 稟請遵行

第六條 以學校 公司 局所 寺院 會所 之名義 出版者 應用該學校等名稱稟報 這一條說的是 拿之學校 公司 寺院 會所 之名義 出印版的書畫的 應當用學校 公司 寺院 會所 之名義 稟報立案

第七條 以無主之著作 發行者 應預將原由 登載官報 俟一年內 無人承認方許稟報 這一條說的是 拿之靡有主的著作 要想發賣行銷的 應當預先把原因情由 在官家的報上登廣告 等一年以後 靡有人出來承認這分著作的 纔准其稟報立案

第八條 編號逐次發行 或分數次發行 之出版物 應於每次發行時 稟報 這一條說的是 編列號數按次序發賣行銷 或是分作幾次發賣行銷 的用印版印出的物件 應當在每一次發賣行銷的時候 稟報立案

第九條 已經備案之出版 於再版時 如有修改 增減 或添加註釋 插入圖畫者 應依第

四條之規定 重行稟報備案

這一條說的是 已經稟請備案的出版的物件 在再出版的時候 如果有修正 改換 或是加增 或是刪減 或是添加小註解釋 或在裏邊插進去圖樣畫幅的 應當按照前邊第四條上所定規的辦法 重新稟報備案

第十條 凡信柬 報告 會章 校規 族譜 公啟 講義 契券 憑照 號單 廣告 照片 等類之出版 不適用第三條第四條之規定 但遇有違反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之規定時 仍依本法處理之

其仿刻照印古書畫金石 載在四庫書目 或經教育部審定者 適用前項之規定 這一條說的是 凡書函信柬 報告書 各種會章 學校規則 宗族譜書 公啟 各種講義 契據證券 文憑執照 對號單 廣告 照像片 這些類東西的出版 不用前邊第三條第四條所定規的辦法 去稟報 但是遇着有違背後邊第十一條第十二條所定規的辦法時候 仍舊按照出版法處罰辦理

至於摹仿刻版照像印刷 古時候書籍 金石 (就是碑文鐘鼎文) 四庫全書目錄上載之 有的 或是經過教育部審定的 可以用前邊這項所定規的辦法

第十一條 文書圖畫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不得出版

一 淆亂政體者

二 妨害治安者

三 敗壞風俗者

四 煽動曲庇犯罪人 刑事被告人 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

五 輕罪重罪之預審案件 未經公判者

六 訴訟 或會議事件 之禁止旁聽者

七 揭載 軍事 外交 及其他官署機密之文書圖畫者 但得該官署許可時 不在此限

八 攻訐他人陰私 損害其名譽者

這一條說的是 文章書籍 圖書畫幅 要是有了左邊所開列各條款 情形事件的一項的 不許出版

第一項是 混淆紊亂國家政治的體制的 (就像現在是共和政體 有拿着專制政體作書籍跟圖畫的) 第二項是 妨碍禍害國家的治理平安的 第三項是 敗壞社會風化習俗的 第四項是 煽惑鼓動 委曲護庇 犯罪的人 犯刑事罪名被告的人 或是陷害犯刑

事罪名被告的人的 第五項是 輕罪或是重罪的案件 正在預審的時候 還應經公開審判的 驟然揭載的 第六項是 訴訟（就是打官司） 或是會議（就是開會商議） 這些事件 不教外人在旁邊聽聲的 驟然揭載的 第七項是 揭載 行軍的事情 跟外國辦交涉的事情 跟別的官署機密的文書圖畫的 但是得官署的認可揭載的 不在這禁止界限以裏 第八項是 揭發攻擊別人的陰私（就是怕人知道的事情） 損傷妨害他的名譽的

第十二條 在外國發行之文書圖畫 違犯前條各款者 不得在國內出售 或散布

這一條說的是 在外國發售行銷的文書圖畫 要犯了前邊第十一條所列之的各款的 不准在本國界內 出售 或是分布散放

第十三條 依第十一條 禁止出版之文書圖畫 及依第十二條 禁止出售 或散布 之文書圖畫 有出版 或出售 散布者 該管警察官署 認為必要時 得沒收其印版

這一條說的是 依照第十一條所禁止的文書圖畫 跟第十二條所禁止出售或散布文書圖畫 要是有人 出版 或是出售跟散布的 本管的警察官署 認定必得辦的時候 可以把他的印版 沒收歸官

第十四條 違反第三條第四條第八條第九條 之規定者 處發行人以五十元以上之罰金

這一條說的是 違背前邊 第三第四跟第八九這四條 所定規的辦法的 要罰發賣行銷的人 五十元大洋以外的罰款

第十五條 違反第十一條 第一款者 除沒收其印本 或印版外 處著作人發行人印刷人 以五等有期徒刑 或拘役

這一條說的是 違背前邊第十一條所列的第一款的 除了把印的本子 或是印版 沒收歸官外 判處作書畫的 發賣的 刷印的 這三項人 五等有期徒刑 或拘役 (就是押起來罰苦力)

第十六條 違反第十一條 第三款至第七款者 除沒收其印本或印版外 處著作人 發行人 以一百五十元以下 十元以上之罰金

這一條說的是 違背前邊第十一條所列的第三款至第七款的 除了把印本或是印版 沒收歸官外 罰著作的人 發售行銷的人 一百五十元大洋以裏 十元大洋以外的罰款

第十七條 違反第十一條 第八款 經被害人告訴時 依刑律處斷

這一條說的是 違背前邊第十一條所列的第八款的 要經被受害的人控訴的時候 依照刑

律上所定的罪名 判斷處罰

第十八條 違反第十二條者 依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處罰

這一條說的是 違背前邊第十二條所列的 依照前邊第十五六七那三條 罰辦

第十九條 依第十三條 第十五條 應沒收之印本 或印版 依其體裁 可爲分別時 得分

割其一部分沒收之

這一條說的是 依照前邊第十三條 跟第十五條所列 應當沒收入官的印本 或是印版

依照他的體例制裁 可以分別有應沒收跟不必沒收 把應當沒收的一部分 沒收入官

第二十條 應受本法之處罰者 不適用刑律累犯罪俱發罪 暨自首之規定

這一條說的是 應當受這出版法的處罪罰款的 那刑律所定規的 累次犯罪 好幾樣罪過

同時發覺 跟那自己出首 都不能用在犯出版的人身上

第二十一條 關於本法之公訴期間 自發行之日起 以一年爲限

這一條說的是 關乎違犯出版法的提起公訴期限 以一年爲度

第二十二條 本法所定 屬於警察官署權限之事項 其未設警察官署地方 以縣知事處理之

這一條說的是 這出版法所定的辦法 是屬於警察官署的權限事件 至於應有安設警察官

署的地方 就用本縣知事 處罰辦理

第二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這一條說的是 這出版法 自從用公令宣布那一天起 就要實行



道德類

再說家庭德育

錄陝西講案

孔夫子說 人的性質 差不多都是一樣 至於成人以後 或為聖賢 或為豪傑 或為君子 或為小人 雖有種種分別 如推到當初作嬰孩的時候 並沒有何等的區別 定要他某樣下場 那終身好歹 相差太多 全在習慣上說話 (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除過那上智下愚不移的兩種人以外 其餘的人 都是中等資質 行事好歹 全由薰陶鍛鍊而成 凡人當童蒙的時候 知識才露萌芽 事事物物 尙未省得 為父母的 能夠趁此時機 因勢利導 把兒女向正路上指引 將來就可養成一個好人 易經上說的蒙以養正 卽是此意 可知自己的兒女 將來成材與不成材 全靠家教的美惡 定他將來的結果 如果教導盡善 無論如何總不失為鄉里善人 若是小時放縱 習慣便成自然 大時必至無惡不作 明朝呂近溪先生說 兒小任情驕慣 大來必負親心 費盡千辛萬苦 分明養個饑人 我知道大家驟然聽見這話 一定嫌他說的太激烈 細想起來 兒女不肖 有出乖弄醜 辱沒祖先的 有嫖賭逍遙 傾家破產的 甚至飛揚跋扈 生風闖禍 還要把一家人牽連受累 你看照這樣的兒女 不是饕人是什麼呢

還有一件 兒女不幹正事 被人笑罵 不但笑罵兒女 還要把他的爺娘搭在裏頭 其實不好的事情 是兒女做的 並不是爺娘教他做的 爲什麼講究 笑罵他的兒女 就要連到他的爺娘身上呢 請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歸咎他的爺娘 沒有家庭教育嗎

家庭教育 不是甚麼新法 也不是外人傳來的洋法 大家不要疑心 不要奇怪 老實對你說 就是我們中國古來所說的家訓家教 於今改名家庭教育的意思 一則是對着學校教育說的 二則是教養兩字不可分離 單提訓教 就未免偏了 人誰不想兒女學好 卻單靠着學校教育 並不想未入學校以前根本上的事 那作兒女的如何能好呢 所以世無論古今 國無論中外 凡是講究的人家 都把家庭教育 看的格外要緊 現在學校教育 原有德育智育體育三樣 論起家庭教育 也可以照樣去訓練 並且在德育一方面 要特別注重 在子弟根本上打算 不能不要父兄留神 所以今天把德育一部分 給大家說說

話俗說 三歲小兒看到老 你想人生三歲 還是乳臭未乾 怎樣看到老來呢 這話却不是當老了的講 是說兒童在三歲時 他那性情心術 到老都不能變 所以兒童時代的德育 比成人更爲要緊 但是摹倣太高 陳義過深 又不適於兒童心理 大概那些粗淺易行 萬不可失於教訓的事情 應該留意

一是敦禮節 兒童每日早起 必令他謁見父母 洗面後 將衣服穿好 即令他謁見尊長 每逢節日 或父母及尊長的壽辰 必令他向父母尊長致賀 就是兄弟生日 爲弟妹的 也要向兄弟鞠躬道賀 父母及尊長有病 必令兒童早晚至榻前問候

二是講規矩 兒童坐作進退 當令其有條有理 不慌不忙 坐要定身端正 斂足垂手 不准東偏西歪 把几案當做床子睡 走路要正步 挨在尊長的背後 不准亂跑亂跳 至於出辭應對 須令其聲氣和平 不可大喊大叫 所說的事情 須確鑿可據 不准有半點虛誑 若是在尊長面前 出言不遜 及議論人家的長短 尤宜立時呵責 凡有客至 必令兒童鞠躬爲禮 不准在客前手舞足蹈 隨便亂坐 隨便在旁接嘴說話 年齡若在八歲以上 就可以叫他掃地倒茶

三是端趨向 兒童知識初開 純粹一片天真 最富於觀感性質 宜擇古人事實 有關於孝弟的 (如孔融讓梨 艾孝子尋親之類) 與那道德可爲兒童模範的 (如陶侃運甓 蘇武執節之類) 用俗話給他講說 因爲兒童最喜聽人講說故事 用這個法子 可以引起興味 於不知不覺之中 增長他的道德

就這三項說起來 第一項好像近於迂腐 但聖賢教人千言萬語 無論古今中外 總離不了孝

第 五 十 五 期

弟二字 小孩子家 把這些禮節 叫他從小習慣 按部就班 久而久之 那愛親合羣之心 就可以油然而生了 第二項拘束身心的法子 也是終身好歹的關鍵 當然不可漠視 第三項 總要循循善誘 投其所好 便能寓教誨於嬉戲之中 但須說得懇切動聽 此項關係最大 利益亦多 當幼稚時代 把古人的嘉言懿行 印入他的腦筋裏頭 將來長大了 那些非禮胡爲的事 斷然可保沒有 這都屬於養正一方面 還有多少防弊的法子 也給大家指點指點

(一) 兒童好吃零嘴 凡遇索取食物 可以給他的 就直然給他 不能給他的東西 任他如何啼哭 只有不理之一法 始終總要拿定不給他吃 若見他哭的可憐 就曲徇小兒的意思 以後兒童必恃着啼哭 要挾父母 從此養成驕縱的毛病 爲害不淺

(二) 兄弟姊妹 相打相罵 或是嘲笑他人 或是油腔滑調 均須立時呵責禁止 倘屢戒不悛 也不防略打幾下 我常見有些人家 爲父母的 見兒女資性不笨 當纔學講話的時候 往往叫他罵這個 罵那個 盼到小孩一句俏皮話 就歡笑的了不得 不說道是一種壞樣 反觀咱們的兒女 實在生的聰明 殊不知此性一縱 後來信口亂說 簡直不可收拾 再想要他慎言緘默 比上天還難了 所以不可不早戒

(三) 兒童宜布衣蔬食 不宜鮮衣美食 有些人不懂得這個道理 惟恐兒女穿的不好 吃的不

好 往往要把小小兒女 裝束得渾身綢緞 打扮得花花簇簇的 或遇着可口的東西 情願自己不吃 要留給兒女消夜 雖說父母愛子之心 無所不至 然而看的太驕 就釀成奢華習慣了

(四)常見住在城市 家道殷實的人家 父母每日給兒童錢數十文 令他買點心 名點心錢 每年陰歷除夕 父母及尊長各給錢若干 名壓歲錢 這種習慣 到處都有 大凡每日的點心錢 萬不可給的太多 十歲以內的兒童 每日三四個銅圓就夠了 宜替他購一撲滿 令他將點心錢節省 每日當着父母的面前 向撲滿內投入一二枚銅元 每晚令兒童將日間的點心錢 如何用法 詳細報告 有不當用的 就要立時告戒 至於壓歲錢 宜令全數投入撲滿 積至一元以上 就可以給他另外儲存 務使兒童曉得錢不易得 平時不妄用一錢 纔可以喚起他的儲蓄之心 纔可以剔除他的浪用之弊

(五)兒童識字既多 能夠自己看書的時候 凡無益之書 及淫亂小說 都不許寓目 家中有此種書籍 可以一概燒了 此事關係重要 切須注意

(六)教導兒女 雖說要賞罰嚴明 寬猛相濟 却又不可時常打罵 好像和尚敲木魚的一樣 又不宜過於驅使 與鞭牛驅馬相似 二者總要用的得當 如若不然 則兒童越發疲玩 反以

受打受罵爲不要緊 廉恥之心 一經挫磨 任你如何嚴厲 也沒有一點兒效驗

(七)溺愛偏愛 最足以養成兒童的惡德 將來成人 必非克家令子 就一時看起來 固然是心疼他 究竟種種反道背德的事 都在這個時候 把兒童的劣根性種下了 豈不是名爲愛子 實則害子嗎 所以爲父母的人 均宜切戒

以上七項 是防弊的大略 除此以外 應講究的甚多 一時也說不完 總而言之 凡事無論大小 祇要兒童有合理的處所 就該立時糾正 並且要將所以不合理的原故 給他詳細說明 再三告誡 使他下次不敢再犯 萬不可說是小小過失 把他放過 年紀尙小 把他原諒 須知作賊只從偷瓜起 (俗話) 小時失教等到大時再教就遲了呢

個人道德

錄甘肅通俗日報

人生在社會上爲一個人 在國家爲一國民 總要有個職業的 無職業的人 不能自立 一身的地位 無由固守 那就不成其爲個人 不成其爲國民了 要想作一個完全個人 貴有個人獨立的精神 想有個人獨立的精神 必須有個人固守的職業 所以這職業一層 在個人道德裏面 算是第一要緊 在下講個人道德 就來先把擇業講一講 社會上人生的職業 是多得很 大概言之 是士農工商 分開細說 那就不可勝數 爲人祇要占得一樣 日子久了 自然精通 可以謀生活 可以傳後世 不怕他大人先生 怎樣闊綽 我只管幹我的 不去理會他 不怕他公子世胄 怎樣豪華 我只守我的 不去羨慕他 人人都能照這樣 社會上風俗自然好了 國家也自然強盛了 我們中國的社會人心 因爲數千年專制政體 製造出來的 在人民眼睛看見的 都是做官吏的 怎樣的威風 怎樣的闊氣 耳朵聽說的 都是做官吏的 怎樣的發財 怎樣的豪富 所以弄得這四萬萬人裏頭 到有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 都是想做官的 不光自己一個人想做官 并且生一個兒子 總想着他讀書成名 將來博得一官半職 好來耀祖榮宗 誇光鄉里 掙來些錢財 好能養親贍家 傳之後世

第五十期

在前清末年 這個做官的風氣最盛 差不多人人心中 都是這樣 民國以來 雖然有些人明白了 但是大多數還在那裏執迷不悟 老想着升官發財 咳 這樣的人心不變 那個人的道德 就無從講起了 社會上無論甚麼事情 都是人做的 做官雖然是好 總不能一國裏邊 人人都去做官 人人都去做官 誰來當百姓呢 沒有當百姓的 還要甚麼官呢 要知道做官的 做百姓的 都是要 想着做官想不到 或是僥倖想到了 又做不好 沒有下場 還不如老老實實 作一個好國民 也還可以發財 可以榮耀 怎見得就不如做官呢 列位請看一看 社會上一班做官的 也有犯罪受刑 己身不保的 也有積下些錢財 反把子孫弄得驕奢淫佚 不務正業 因而傾家敗產 移嗣滅絕的 可見得這做官 不是光有好處 沒有壞處 至於那做百姓的 無論士農工商 祇要能守住一個職業 父傳之子 子傳之孫 越久越幹得好 發財的 享福的 闊氣的 榮耀的 不也很有些嗎

我們中國人 不光是好做官 都歡喜以官爲業 還有個貪多的毛病 也與職業上很不相宜 就影響及於個人道德 這個毛病怎樣呢 比方有一個農人 正在鄉間好好做田 忽然看見那些官兵的 投營的 有的當幾年兵 升了官了 發了財了 衣帽堂堂 到處受人恭維 心裏想着 這當兵着實不錯哩 他就把田丟了去當兵 當了幾年兵 得了個連長排長 弄得幾個

錢 又看見那辦盤卡的 財發得快 做知事的 權大得很 就又想去做知事 辦盤卡 看見這個事好 就想做這個事 看見那個事好 又想做那個事 這事也想做 那事也想做 弄到結果 甚麼事都做不好 反弄得一無所長 甚麼事都不會做 這就是貪多的壞處 一個人在社會上 只能幹一樁事情 事情多了 就幹不到好處 這是一定的道理 比方一個少年學生 在師範學校裏混了幾年 得了個畢業文憑 可以當教員教私塾了 又想着政界的很闊氣 再到法政學校裏混幾年 也換到畢業 可以做官了 更想着當軍人的 有威有勢 辦實業的 本大利寬 經商務的 運氣一到 百萬立致 於是乎又到陸軍實業商業各種學校裏混一混 他自己以為各門都曉 遇着這事也可做 遇着那事也相宜 總算是多才多藝了 要知道百事皆通 却就是百事不通 貪得多了 一定難精 樣樣事只能替人家當幫手 做下等脚色 那如業精於一 可以做領袖 無須到處俯仰求人的快活呢

你看他們西洋人 爲士的終身爲士 爲農的終身爲農 爲工商的終身爲工商 幹甚麼的 便終身幹甚麼 所以他各樣事情 都有專門大家 各樣學問 都研究得極其精妙 人民的生計也日見活潑 社會的風俗 也日趨良善 國家也自然一天強似一天 要像我們中國的人 個個都是二三其德 幹這事覺得那事好 如俗話說 這山望着那山高 自己主意不定 一生

事業無成 就把個人立身的根本先壞了 還能有益於社會 有益於國家嗎

這個好做官和貪多不精的兩樣毛病 不但與自己職業上 大有妨害 並且貽害於社會國家 亦復不小 社會上人心風俗 日趨卑下 一國的各种事業 不能進步 都是從這兩種毛病上 發生出來的 列位不信麼 在下說個道理 給大家聽聽 大凡一個國家裏頭 無論有多少 人民 這做官的 在人民總數裏面 總占最少數的 我們中國 雖然地大物博 要按着官職 計算起來 也不過一萬左右 我們中國的人民 號稱四萬萬 現在恐怕還不止此數 官職只 有一萬 如何能夠分配呢 這一萬個官職 到有幾千萬幾百萬人想做的 官職只有這些 做 官的人 是越辭過多 沒有限制的 做官的人越多 官越難得到手 弄不好就一生也想不到 手

列位想想 這好做官的人 本是想發財的人 一旦把官弄到手中 他豈肯輕易錯過嗎 於是 乎刮地皮 受賄賂 賣案件 種種的不法行爲 都用他的神妙手段 一樣一樣的做將出來 一班無權無勢的老百姓 恨他也没有法 罵他他也不聽 去他也去不掉 有的就轉過頭來 心想去跟他學着 養個兒子 也教他去做官 也發財 也快活 豈不很好嗎 何必苦苦的 我一個要獨做規矩人呢 有的就去恭維他 走衙門 幫助他去魚肉鄉民 想着沾點餘利 剩

下些柔懦愚民 只好聽他宰割 也不敢做聲 那一般讀書君子 賢明之士 也只得閉戶自修 不聞不問 獨善其身 以待天下之清了 唉 鬧到這個地位 人心風俗還能會好嗎 還能不日趨日趨下嗎 這是一般人的心理 都好做官 釀出來的禍事 所以在下說擇業 就望大家 先把這做官的念頭去掉 慢慢的把這個人心風俗轉回來 我們的國家 纔有強盛的希望 哩

所以想着改良社會風俗 要先在個人心上着手 想着發達各項事業 要先在人人職業上起點 人人心裏想做官 人人都被這官迷二字害掉了 那職業二字 早已丟到腦後 想着的 便多弄些害人的錢 終以驕侈亡家 不必說了 還有那想不着的 東西奔走 南北求人 總是無效 身體又嬌養慣了 文不能提筆 武不能勞力 逼得沒法子 只好做一個高等的游民 這就算是他的職業了 於是乎這裏招搖 那裏撞騙 弄得幾個昧心錢 還不夠自己揮霍 父母妻子 都養不活 以至於室家流離 轉死溝壑 唉 這都是好做官的下場 照這般說 這想做官是很要不得了 但是雖不做官 也還要做事 有個職業纔行哩 要是終日遊戲玩耍 好吃懶做 在鄉下當個小流氓 交結一班青皮地棍 架詞唆訟 搬弄是非 勾結胥吏 陷害鄉愚 那也是社會上一個大蠹虫 夠不上個人的人格哩

期 五 十 五 第

必然要檢一樁事情 或是祖父傳下來的 或是自己性情相近的 祇要不是最下賤的 不是有害社會的 都叫幹得 拿定主意 一生就幹這事 切不要見異思遷 這樣纔學點皮毛 又去學那樣 這樁纔摸着頭緒 又去習那樁 那又是務廣而荒 一事做不成了 俗語說的好 貪多嚼不爛 是說人吃東西不可貪多 做事也是一般樣 一個人的心思才力 想把社會上事都做完 都做好 那是萬萬做不到的 就是孔老夫子 天生的聖人 他也只能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 集羣聖人之大成 並非是他自己各樣都通 各樣都精 況且我們平常的人 想着事事都弄得精妙 豈不是痴呆麼 由此看來 這做官的心思要去掉 貪多的念頭要除掉 任便檢擇一個職業 牢牢守着 一直幹向前去 久而久之 必能幹到好處 列位想想是不是呢

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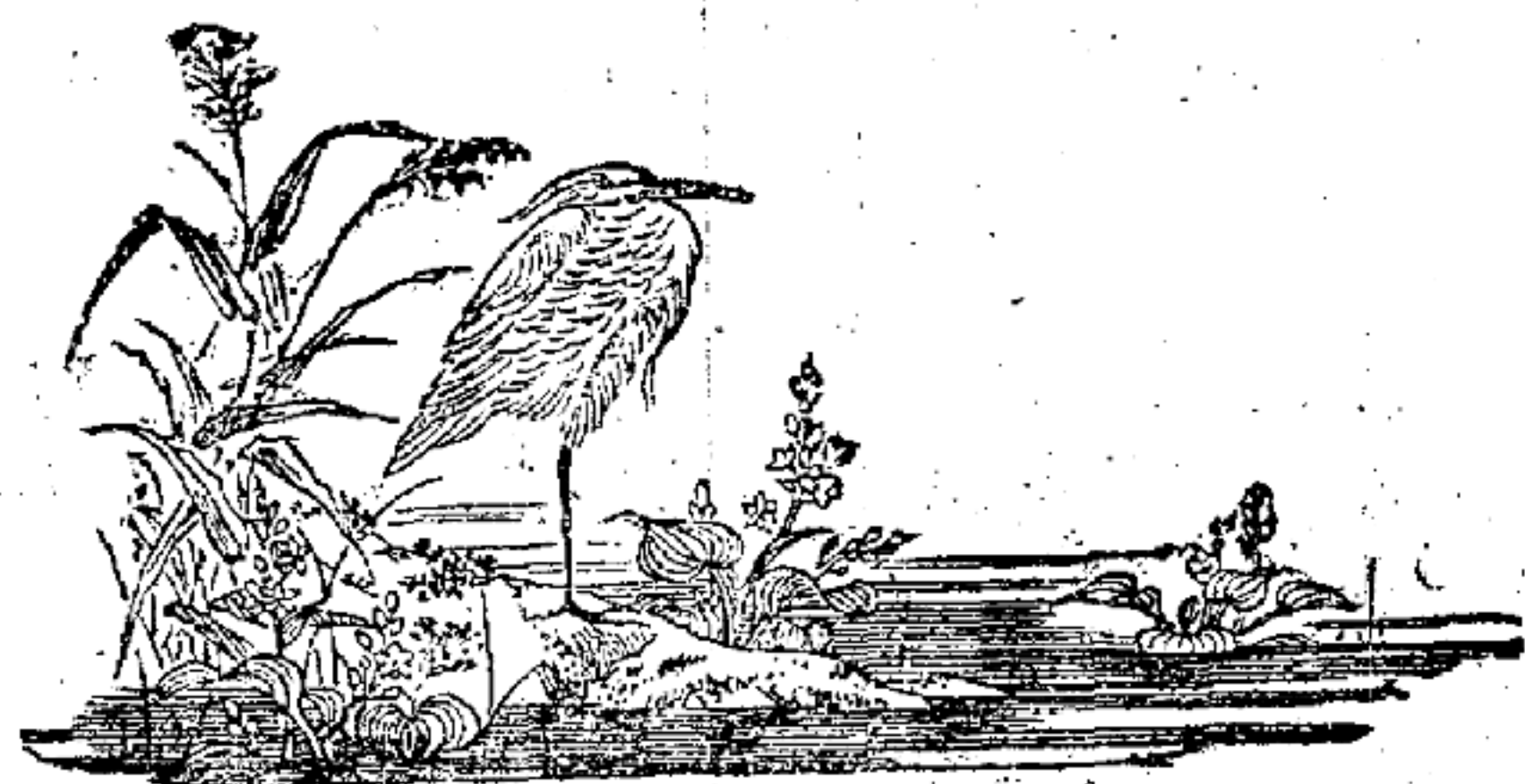
肅寧

熱是生物的大原 天地間生生不息 萬靈變化 都憑着一個熱字 人類的一切
道德 也要拿熱字做去 纔是有益於世的道德 但是這個熱字 不能用科學上
解釋熱學的定義來講 只能用俗話說的熱心熱腸熱血這個講法去講 人要沒點
熱氣 便成了冷人 冷人不見得就沒有好人 只是人要冷了 僅可自了 不能
有益於世 這種道德 謂之消極的道德 中國每到世衰道微的時候 便要推崇
這種道德 以為是合乎處亂世之道 因為在這世衰道微的時候 好人最不易作
越是肯負責任越多事 越是主張公道越挨罵 越是認真辦事越得罪人 就讓
你不怕多事 不怕挨罵 也不怕得罪人 打算把意中想作的事作到底 那裏想
到事是一點都作不成 乾落個多事挨罵得罪人 久而久之 便把十分熱氣 冷
去一半 於是沒有法子 只可守着那消極的道德 其實這種人並不是真冷
大凡極冷的人 都是從極熱裏變的 假如社會上真有可以作事的機會 依舊還
是這種人來幹 我拿人人耳熟的一個古人來比 請看諸葛亮在草廬高吟的時候

淡泊寧靜 不可謂不冷 到後來三分事業 至死不懈 亦算熱到極點了 世上不怕沒有諸葛亮 怕是社會上沒有容納諸葛亮的地方 民國八九個年頭 世變已極 從前所有熱腸熱血熱心社會的人 現在已是一聲不響 不用說都去死守那消極的道德去了 社會上的熱心人 便是天空的太陽 幾天不見太陽 可以成個窮陰沍寒的世界 社會上永遠沒有熱心人 可以成個魔鬼混世的社會 如今的中國 便是魔鬼混世 話說回來 諸公自以為可以作個消極自了的好人 那知天下事此消則彼長 你不進行 一般魔鬼 便要來欺負你 你想永遠消極自了 亦辦不到 不如依舊把熱腸熱血熱心拿出來 和這魔鬼拚一死戰 一般亦是多事挨罵得罪人 我卻永遠不傷心 不後悔 總是熱騰騰的向前幹 曾文正說過 向前或有生路 向後便是死路 方能打勝仗 諸葛亮何嘗願意出山 只是不出來亦是死路 現在中國 好人都走的是死路 你不向前 總歸是失敗 大家要齊心努力作去 社會上自然就有容納你作事的地方 用不着等得劉備來請 大家對於社會都幫助點熱力 不見得立時變好 據理說 總可把那窮

陰沍寒減少幾分 人人如此 常常如此 自然會有再見天日之時 要是永遠守
定那消極的道德 作點事又怕沾泥帶水 將來一定一同墮入泥牢 落個皂白不
分 豈不更冤嗎





常識類

電氣有陰陽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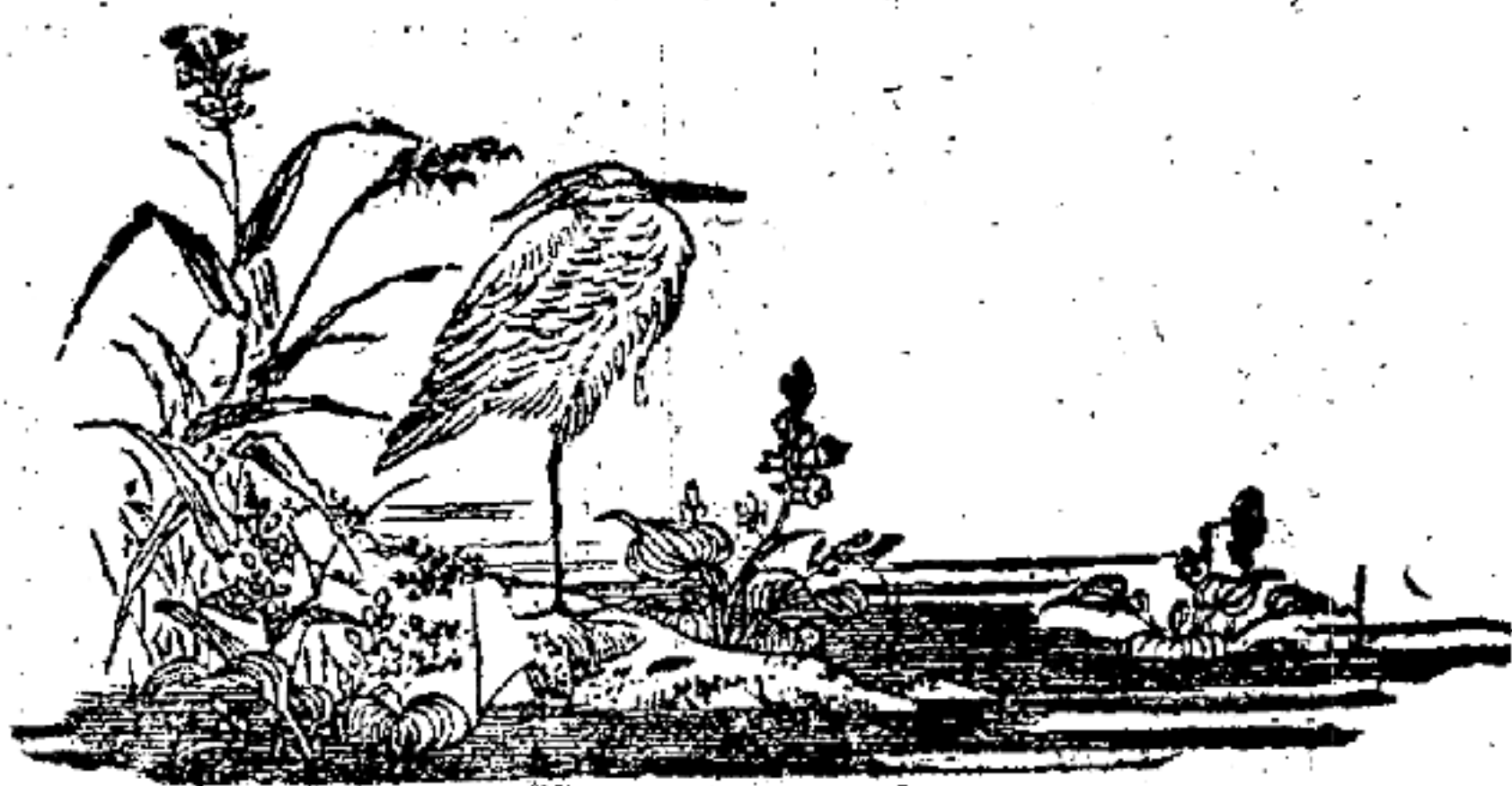
紫綬

中國在當初不知道電氣有用項 一般迷信大家 作出一種不置一笑的謠言來 說是電光是打閃 閃有閃神 還是個女的 他拿兩個寶鏡 一擦就放光 這就是打閃 電氣的聲音 他說是打雷 雷有雷神 是個男的 他拿着槌子打鼓 這就是打雷 要是有人觸了電氣死了 他們就說是這人靡有幹好事 缺了德纔 教雷殛啦 這真是可笑可憐哪 自從外國發明出來電燈電報等項 傳到中國 纔有知道電氣是有用的 但是那電氣的真理 知道的是不多得 現在利用電氣的事情很多 要不知道電氣的道理 不但不能發明新物件 就連人家造成的物件 也不會使 並且恐怕遭危險 這種平常的知識 是不可不有的 今天特把電氣有陰陽的道理 講給諸位聽聽

西洋各國電氣的用項極大 研究電氣的道理也極精 他們把這電氣列成一種專門學科 細心研究 發明出種種的學說 製造出種種的物件 現在西洋各國

電氣事業非常發達 一舉一動 都離不了電氣 簡直成爲一種人生日用必需品 啦 就拿現在咱中國說 電燈 電報 電話 電車 也是用項很大 所以必得知道 這電有陰陽 又有乾濕 由乾物生發出來的電氣 叫作乾電 由濕物生發出來的電氣 叫作濕電 電氣有二極 聚於陽極爲陽電 聚於陰極爲陰電 在二極正發電時候 要是拿一個不通電氣的東西 在中間一隔 那電氣通行的路斷絕 就失了力量作用 這就是電學家所說二氣並行的說 二氣是什麼呢 就是陰陽 論陰陽的道理 以考查電氣的性質爲最要緊 凡是兩處電氣性質相同的 可以接連銅絲就可以兩氣相通 要是一處靡有電氣 就不能過 如果拿電性大的 跟電性小的相接連 性大的必漸小 性小的必漸大 那由大向小的 是陽電 由小向大的是陰電 所謂陰陽的道理 是拿電氣互相感觸而論 就像這物質是薄片 那陽電生於上邊 陰電生於下邊 要是長條 陽電生在左邊 陰電生在右邊 像這彼此相通 不是真有陰陽二氣 一往一來 再者天上的電氣 陽氣居多數 地上的電氣 陰氣居多數 中間有空氣相阻隔 就如同蓄存

電氣的瓶子一樣 但是天上跟地上的電氣 既然分出陰陽 自然能以互相感動 你看雲采裏發電光 (俗名打閃) 那就是陰陽兩電相感 空中隆隆作響 或是霹靂大作 (俗名打雷) 那就是陰陽兩電衝激 晴天空中的電氣 就是陽電 陰天空中的電氣 就是陰電 這是因為電氣的改變 分爲陰陽 格物入門那部書上說 凸是陽 凹是陰 明是陽 暗是陰 單是陽 雙是陰 但是解釋電氣學問的 都拿電氣的驅吸力 分別陰陽 比如試驗電氣的陰陽 可以用玻璃跟火漆 兩相比試 玻璃是陽 火漆是陰 拿這兩項摩擦之陰陽兩電氣相合 那纔能生光發力 所以雲采裏打閃 空中打雷 也就是陰陽兩電相感 纔能生光發聲 總而言之電氣能够有作用 全是陰陽兩電相感應 就像影必得隨形 響必得應聲 明白這個理 那電有陰陽的道理 自然就知其大概意思了



實業類

髮網

綦曉菴

外人到中國來買頭髮 出價很高 我們多年就有所聞 却不明白他買了去 是作何用處 江西的陳熾先生 作了一部續富國策 從前記着說 他們買去是作錨纜用 因為頭髮是人精血所發 火輪船上把他結成大纜拴住鐵錨 拋在海裏 雖有掀天翻地的大浪 能以不斷 但我們常睽見船上的錨纜 總是一條大鐵線 並未見有頭髮的 以後常把他們買頭髮的用處 訪問外洋的朋友 纔曉得他們買了去 大半是爲作髮網用 髮網是件什麼物呢 是外國女人頭上常用之物 和花邊刺綉等 都算是些奢侈品 你瞧中國女人頭上的裝飾 常戴上一些金銀珠寶玉 壓的頭暈 加以脚小頭陳 下輕上重 幾乎要倒翻過來 也不以爲苦 外國女人頭上的裝飾 却是取輕而且美的主義 所以除了羽毛花卉而外 常戴的有兩樣網子 那兩樣呢 一樣是線網 一樣是髮網 線網是用深藍洋線 或是墨黑洋線織成 有若干孔 恰像打魚的網 他們常戴在臉上 連帽子一並罩着 中國人常說他懷有身孕 在路上行 怕人碰他 怕人擠他 戴上這件東西 就是表明要人迴避他的意思 其實不然 要表明他是懷有身孕 你只消瞞他那楊柳細腰 忽然鬆鬆解開 不像從前竭力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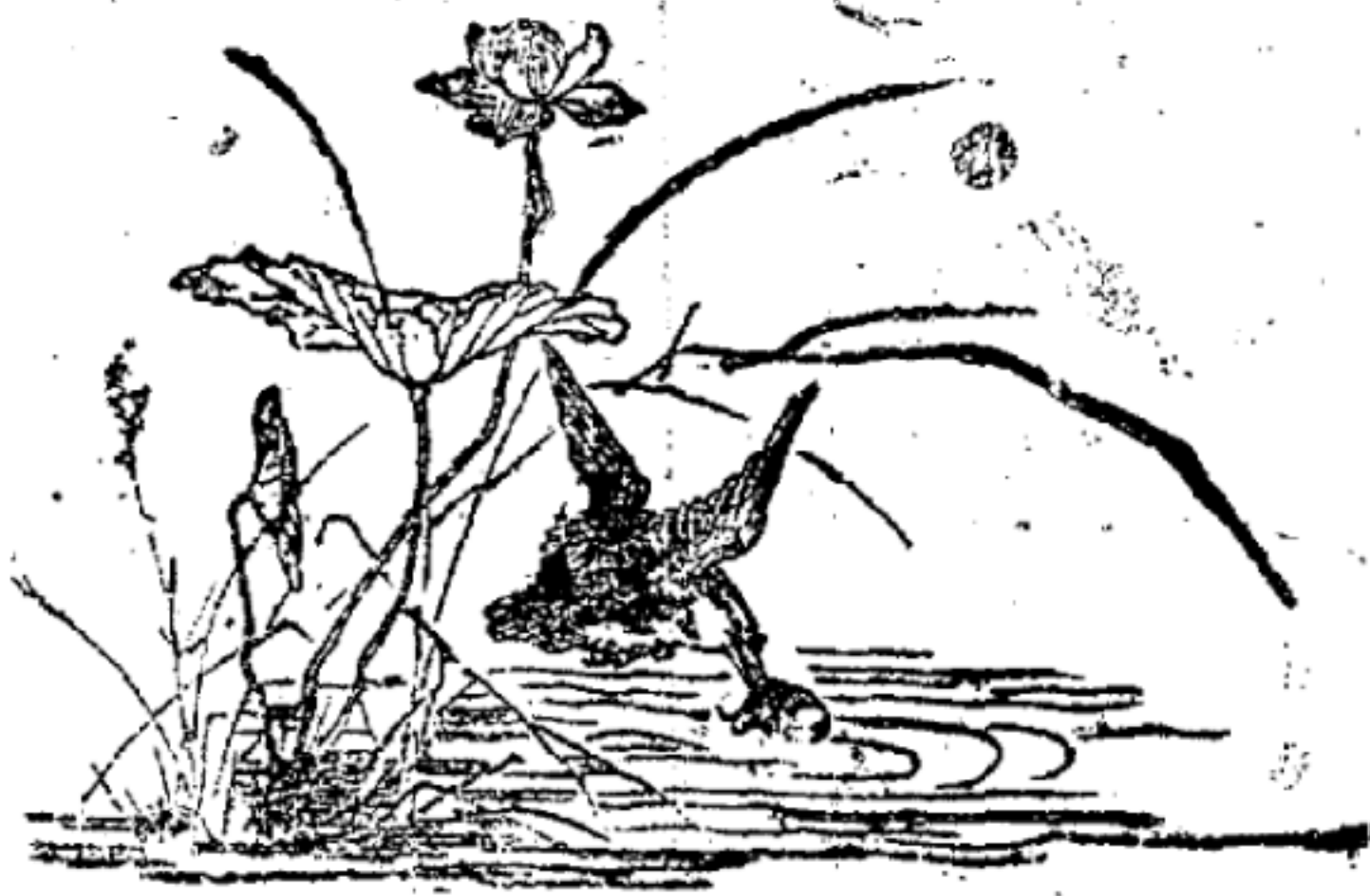
得剛剛一握的樣子 就可以曉得了 何必用線網 線網之用 實在是防避日光奪目 所以概用黑色 或深藍色 又實在是防避那塵土撲面 所以網上的扣子不要太稀 這種網 是如何作法 我們並不深知 大約不是很貴重的貨物 也就無人研究 我今日要人研究 又要特別演說的 不是線網 乃是髮網線網是用洋線織的 戴在臉上 髮網是用頭髮織的 戴在髮上 髮網是什麼樣式呢 略似打魚的密網 有用單髮一條的 有用雙髮兩條的 有長網 有圓網 各有一定的規則 長網 底結八扣 全身則為二十八扣 三十扣 其長則為英尺十九寸 二十寸 底結十扣 全身則為三十二扣 三十四扣 其長則為英尺二十一寸 二十二寸 底結十二扣 全身則為三十六扣 其長則為英尺二十三寸 底結十四扣 全身則為三十八扣 四十扣 其長則為英尺二十四寸 二十五寸 底結十六扣 全身則為四十二扣 四十四扣 四十六扣 四十八扣 四十二扣的 長英尺二十六寸半 其餘的皆長二十七寸 底結十八扣 全身則為五十扣 五十二扣 五十四扣 五十六扣 五十八扣 其長皆為英尺二十七寸 圓網 則十號的三十六扣 其長二十五寸 十二號的三十八扣 其長二十六寸 十四號的四十二扣 其長二十六寸半 髮網是什麼用處呢 中國女子 每天早起 梳洗打扮 頭上又要用油 又要用膠 無非怕得是首如飛蓬 令人看著 便生厭惡 外國女子 也是一樣

的心腸。但是整理頭髮之法，也不用油，也不用膠，乃是用網。你瞧那外國女子，梳起頭來，卷起髮來，整整齊齊，莊莊重重的，恰像一位活菩薩出現，或是騎馬坐車，或在眾人擁擠之地，受了震動，遭着扯拉，鬧得一個整整齊齊的卷髮，成了雲端的掛龍，一位活現的菩薩，忽然變作披頭的夜叉，不但旁人見要嗤笑，就是自個也覺得甚不雅觀，不如先打他一網，打得那卷髮牢牢靠靠，永不改變樣子，免了在外出醜，又不願意人家瞧出他是戴着網來，所以網的顏色，總要合他個人頭髮的顏色，不差分毫纔算如法。你想那外國人的頭髮，紅不紅，黃不黃，白不白，綠不綠，櫻不櫻，有多少顏色呢？買了我中國人的黑頭髮去，有什麼用呢？我聽見烟台億中製髮公司的主人說，全在乎染。我們現在摹仿他們的顏色，已經能染一百幾十種了。將來必能隨心所欲，教他們外國女子個個得其所願，無不歡迎。織網是用什麼機器呢？不過是用一頁掛網的小木板，用一個比扣的小竹籤，用一個遞髮的小銅梭，又用幾十個插網的無限針，又用兩隻最巧最軟的女人手。沒聽見說有什麼機器，也沒聽見說有什麼機器能織得成。外國手工極貴，這髮網非手工莫辦。自從這手藝傳到中國，中外的女子，做網的和戴網的，雖是都占了便宜，但是外國女子，至今仍舊不認識髮網為何物的，還是不少。加以用網的，一經戴上，再摘下來，就撕裂散亂，不能作第二回用，所以

此物銷路之廣 尙雖預料 若問什麼人把這項手藝傳先到什麼地方 還是山東烟臺的人 獨占了先 十幾年 烟台天主教會裏 有一位德國籍貫的法國先生 先把這項手工 傳給烟台附近一帶小女孩 收了貨去 却暗暗的運到瑞士國的商埠 再由瑞士商埠分銷各國 各國的人皆以此貨來源之多 必是瑞士爲出產地 並不知道烟台爲出產地 等他發了大財 烟台的洋商 纔透了明 各派幹員回國調查 這種行情 無如市面上並不見有這種貨物 只可找到幾個戴網的婦女 訪問價值若干 所得的是賣貨價 較比起收貨價來 自然不曉得高着多少倍 憑這賣價 去收了貨來再賣 還有什麼利息 所以一人獨辦時 一人發財 多人都辦時 還是一人發財 等到王化亭君 得了他們的真傳 立起髮業公司來 劉樹德君 又立起製髮公司來 自行染造華髮爲洋髮 裕 東方各公司 又相繼而起 這項權利歸到我華人手中的 甚是不少 民國三年 歐戰初起 和花邊刺繡的行情一般 商家發財 那千千萬萬的女工 也都發財 現因歐洲戰事才完 而操這項手藝的女工 每日尙可得銅元十個上下 也算得是貧女的一條生計 何況歐洲戰事耗費之大 殺人之多 決不能如明末之大戰三十年 是一定的麼

這項手工 北京地面 和京兆一帶 向來未有所見 也未有所聞 前幾年京兆尹公署 在通

縣創立女子師範學校 京兆尹 王志驥公 校長尙伯良君 決意添設女子職業班 以花邊髮網爲主課 派員到烟台仁德洋行 聘一位花邊專家由桂香姑娘來 充花邊教員 又聘一位髮網專家綦玉美女士來充髮網教員 爲京兆開風氣 就是爲貧女謀生計 所少的是買賣總機關 深望京兆大資本家 趁着官家提倡的機會 有現成的教員 有現成的女工 決拿出一兩萬元來 創設一個行銷外洋的總機關 大家擴充一二年後 必可成就一極大營業 既爲貧女謀生計 又爲個人開財源 豈不甚好 商家若常觀望 就不能不由官家辦 那時候我恐怕商家必定是悔之晚矣 悔之晚矣



積產千金不如薄技在身

錄湖北通俗講藝

列位 我國昔年的時候 一切工藝都沒有發達 個個用的器皿 都是相沿舊習 頑鈍不堪 做手藝的人 他不知道用點新法 改良製造 所以賺錢就不能多 以致我國的習慣 把做手藝的事 都看不起 在有飯吃的人 有衣穿的人 有錢用的人 不肯學手藝還罷了 那一般窮人 食不供口 衣不供身 甚至飢寒交迫 也都不願去學手藝 是因為手藝一行 利息不大 那曉得外國對於這件事 非常的注意 不但只靠手藝弄飯吃 弄衣穿 弄錢用 而且由這做高官的也有 由這享厚祿的也有 甚至國家的元首 都是由手藝出來的 就是現在的輪船鐵路槍礮 以及各種應用的精巧機械 各處的大工程 那一件不是賴做手藝的做成的呢 可見世上的人 不愁手藝不高 若學高了 也能够治到田連阡陌 棟宇連間哪 不過合外國那樣大工藝家 是很不容易學到的 不但資本太大 收效太遲 就是學問一途 我國的工人 向來未講究過 連淺近的帳目 都不能寫 怎麼能說到科學上去呢 照這樣看起來 外國手藝 不但窮人願學

期 五 十 五 節

就是那積產千萬的富人 也就很羨慕的 我國刻下 人人都知道工藝不及外人 一切的金工土木工染織工 盡設有專門學校 分科學習 將來學成以後 能够合外人對立 發明新機械 自然可以把國家弄得富的地位 這等的人 是專門爲國家效力 爲社會上興利 原來比那守財虜的富人 要强萬倍 就是我們一般在工廠內學徒弟的人 無論是織布 是刻畫 是做木工 是打籐繩 以及理髮製皮 種種的別樣手藝 盡可以天天賺錢 衣食無慮 雖說所進的甚少 若積到久遠的時候 就變成了好多 俗話道 細水長流 積成大海 又道是 家藏千金 不如日進幾文 以我的少數 合那積產萬千金的人 原不能比上 但是我的少數 天天有來的 他的千金 天天要損一點 這題目上說積產千金 不如薄技在身 就是這個意思呀 所以我今奉勸列位 有職業的 仍是務原有的職業 若是沒有職業 務必到各工廠內 去學點手藝 切莫嫌做手藝的微末 不能賺多錢 不能發大財 其實只要能聚錢 不濫用 這比那一般守財虜 高出萬萬了 列位以爲是不是咧

坎拿大戰後的進步

敏哲

坎拿大在美國的北面 是屬於英國的 大戰時候 他也出兵打仗 全國人民從大戰當中得了兩個教訓 就是全國的信任的覺悟 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以來 坎拿大人十分活動 做的事情很多很重大 八月裏開戰 到十月裏 坎拿大已經派出二萬三千兵到英國 武器都是完備的 要曉得出大兵 祇有三千人 義勇兵約六萬人 幸虧覺悟得早 所以有今日的好成績 等到歐戰一停 大眾就注意商務 政府亦十分扶助 派人到四處去調查市况 預備大發展 政府又借與法比羅希四國外債 有一萬萬元之多 同時坎拿大生意大發達 雖大半是賬 但是多有担保品的 坎拿大本是個欠債的國 今天已變了一放賬的國 一九一〇年 到一九一四年的五個年頭 進口貨比出口貨 多了一〇〇〇四二四〇〇〇元 又過了五年 出口貨多了 比進口貨加一三七一二八四〇〇〇元 所出口的大半到英國 查去年坎拿大出口貨 值一二九四九二〇三七二元 進口貨值九四一〇〇〇七〇〇元 其中放賬的 祇三七七四五七五〇元 不過進

口貨來自美國的佔多數 約有七四〇五八〇二二五元 而運到美國的貨 祇四五四六八六二九四元 再者坎拿大在戰前欠外債三三六〇〇〇〇〇元 現在的債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其中公債佔一半 去年收入不過二五三九六四七二二元 用度平常約二六九九三二〇八九元 戰費加了一三二九七〇九一八四元 共總要五萬萬元 再以後養老金同戰債的利息 都是要擔任的 目下坎拿大生活程度也高了 好在地方甚大 可以墾植的田尚多 人民祇要勤做 不怕沒日子過的 政府第一注意鐵路 刻北大路先動工 大約有二萬里 造貨要十三萬萬元 可算極大的工程 祇有坎政府 自行興辦了鐵路之外 政府又造商船 可以運貨到外國 政府所辦之船 約載重三十萬噸 現在已有六十七條 網船 往來英國澳洲南美等地 此外將造多數載客的船 共總六十條船 造價七萬萬元 都在本地造成 共有船廠十所 大廠資本四百萬元 用人一萬名 將來可同英法意俄代造大小船隻 新近坎拿大添了造鋼板的廠 資本一千萬元 以後可以不必購買美國鋼板了

坎拿大還有一所軍工廠 也變成紙廠 造出頂上上的紙 可以供給各報館的用途 坎拿大曾造飛機 大半人不知道 現在有練習機二千五百艘 可以使用 日後一定可造大飛機 來實行空中運輸 坎拿大本是一大農國 山地也多 所出木料 皆可造紙 坎政府目下最急要的政策 是提倡耕種 所謂墾荒是也 坎拿大本出小麥 牛羊很多 乳同油自然多的 現在政府做的事 是在鄉間造好路 改良耕種方法 輸入精選種籽 鄉下小孩要讀書 專為造路 已經撥出二千萬塊錢 坎拿大婦女近日運動選舉 很得手 大概爲了他們婦女所做的事 不下於男子 自然可以享同等權利 政府已經許可 日後推擴選權的計畫 再者房子問題 政府要解決的 目下國庫中已提出二千五百萬元 專造房子 租給工人住 有錢的人 漸漸都要自己造屋 可以讓出房子 給貧苦的住了 一國人民要發達 第一是人人節省 拿餘錢儲蓄起來 查去年坎拿大人民存錢在銀行的 有一二三八〇八六六九一元 比上年多一七九六一二二二三萬圓 銀行爲此多添支行約一千所 現在大銀行的支行 有四千三百所 還有人壽保險

期 五 十 五 第

費 也加到五萬六十萬圓了 就是政府提倡儲蓄的結果 前年兵士出外打仗 人壽儲蓄還不多 祇有五萬萬圓 坎拿大的人不大多 平日美國的移民佔多數 不過近來有過激份子侵入 所以很防備 已經查出二千多人 驅逐出境了 凡是德奧土保四國的人 都不許入境 現在祇許能說英語的農人進去墾荒 最近九個月移民入坎的 約九萬多人 其中美人有三四萬 英人同愛爾蘭人約四五萬人 美農夫爲了地賤 特到坎拿大 買便宜地耕種度生 坎政府對於移民十分加以扶助 還教他們讀書 可以造成真正國民 我們綜計坎拿大參戰所得 除了全國自信與覺悟兩樁事外 還有幾樁可說的 (一) 大半有科學經驗的男女 在美大學畢了業 現在多肯回國服役 因爲工業發達 他們有事做了 (二) 再是教堂的進行 比前大快 各處新教堂漸漸多起來 信徒也加多 (三) 教育機關加多 教育方法大改良 注意實習 造就實用人才 從這裏看 坎拿大爲戰事犧牲的人命財產 不是無結果的 現在全地和平 工業商務日見發達 那死在法比的武士 也可含笑在九泉之下了

(完了)

廣 告

吉林省立講演所徵集通俗教育講演稿廣告

徵文題

(十月份)

- (一) 朝鮮人因何必要復國
- (二) 解釋治安警察法
- (三) 爲人就是爲己的道理
- (四) 說彗星不關災異
- (五) 觀感之效力
- (六) 勤苦耐勞之利益

以上六題隨便選作如作二題以上者每篇分總字數務須清晰

徵集通俗講演稿規則

- 一 凡應徵者須遵守左列規定
- 二 此項講演稿不拘體裁惟以通俗文爲合格

三通俗講演稿題目以部定通俗教育講演規則第三條規定鼓勵愛國勸勉守法增進道德灌輸常識啓發美感提倡實業注重體育勸導衛生爲限每月由講演所命題登報徵集

四講演稿不限字數惟投稿時須將全稿一次寄送

五講演稿經選刊者每千字酬以吉洋五角以上三元以下之稿資不滿千字者比例計算稿最優者限加惟須登稿一月後查非襲舊方能發給

六投稿人應將真實姓名住址開列以便選刊後通知至刊登時願否登出真姓名聽投稿人自便

七前項投稿認爲必要時得酌加刪改

八前項投稿如已刊出後在一月內發覺爲抄襲過半或全篇抄寫者得取消其酬金

九投稿者信面須書明吉林省立講演所編輯部查收由所發給收據以憑領取酬金

十本規則如有未盡得隨時修改登報通告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出版

吉林省教育廳審定

編輯者 吉林省公立通俗教育講演所

省垣後魚行街公衆運動場院內

發行者 吉林省公立通俗教育講演所

印刷者 吉東印刷社

省垣河南街東市路南

